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

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次日，湘雲便請賈母等賞桂花。賈母等都說道：「倒是他有興頭。須要擾他這雅興。」至午，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，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。賈母因問：「那一處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，就在那一處。」鳳姐道：「藕香榭已經擺下了。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，河裡的水又碧清，坐在河當中亭子上，不敞亮嗎？看看水，眼也清亮。」賈母聽了，說：「很好。」說著，引了眾人往藕香榭來。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，四面有窗，左右有迴廊，也是跨水接峰，後面又有曲折橋。眾人上了竹橋，鳳姐忙上來攬著賈母，口裡說道：「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，不相干，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。」一時進入樹中，只見欄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，一個上面設著杯箸酒具，一個上頭設著茶筴、茶具、各色盞碟。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；這邊另有幾個丫頭，也煽風爐燙酒呢。賈母忙笑問：「這茶想的很好，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說那孩子細緻，凡事想的妥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看見柱子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，命湘雲念道：「芙蓉影破歸蘭棹，菱藕香深瀉竹橋。」

賈母聽了，又抬頭看匾，因回頭向薛姨媽道：「我先小時，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，叫做什麼枕霞閣。我那時也只像他姐妹們這麼大年紀，同著幾個人，天天玩去。誰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腳掉下去，幾乎沒淹死，好容易救上來了，到底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。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兒大的一個坑兒，就是那碰破的。眾人都怕經了水，冒了風，說了不得了，誰知竟好了。」鳳姐不等人說，先笑道：「那時要活不得，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？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。神差鬼使，蹦出那個坑兒來，好盛福壽啊！壽星老兒頭上原是個坑兒，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，所以倒凸出些來了！」未及說完，賈母和眾人都笑軟了。賈母笑道：「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，拿著我也取起笑兒來了！恨的我撕你那油嘴！」鳳姐道：「回來吃螃蟹，怕存住冷在心裡，慳老祖宗笑笑兒，就是高興多吃兩個也無妨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著我，我倒常笑笑兒，也不許你回屋裡去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因為喜歡他，纔慣的這麼樣。還這麼說，他明兒越發沒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倒歡喜他這麼著。況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。家常沒人，娘兒們原該說說笑笑。橫豎大禮不錯就罷了。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？」

說著，一齊進入亭子。獻過茶，鳳姐忙安放杯箸。上面一桌：賈母、薛姨媽、寶釵、黛玉、寶玉。東邊一桌：湘雲、王夫人、迎、探、惜。西邊靠門一小桌：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，二人皆不敢坐，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。鳳姐吩咐：「螃蟹不可多拿來，仍舊放在蒸籠裡，拿一個來吃了再拿。」一面又要水洗了手，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，頭次讓薛姨媽。薛姨媽道：「我自己拚著吃香甜，不用人讓。」鳳姐便奉與賈母，二次的便與寶玉。又說：「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。」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熏的綠豆麵子，預備著洗手。

湘雲陪著吃了一個，便下座來讓人，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給趙姨媽周姨媽送去。又見鳳姐走來道：「你張羅不慣，你吃你的去。我先替你張羅，等散了，我再吃。」湘雲不肯，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，讓鴛鴦、琥珀、彩霞、彩雲、平兒去坐。鴛鴦因向鳳姐笑道：「二奶奶在這裡伺候，我可吃去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你們只管去，都交給我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湘雲仍入了席。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了個景兒。

鳳姐仍舊下來張羅，一時出至廊上。鴛鴦等正吃得高興，見他來了，鴛鴦等站起來，道：「奶奶又出來做什麼？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鴛鴦丫頭越發壞了！我替你當差，倒不領情，還抱怨我。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！」鴛鴦笑著，忙斟了一杯酒，送至鳳姐唇邊，鳳姐一挺脖子喝了。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一杯送至鳳姐唇邊，那鳳姐也吃了。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。鳳姐道：「多倒些薑醋。」一回也吃了，笑道：「你們坐著吃罷，我可去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好沒臉！吃我們的東西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少和我作怪！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，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！」鴛鴦紅了臉，啞著嘴，點著頭道：「哎！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！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！」說著，站起來就要抹。鳳姐道：「好姐姐！饒我這遭兒罷！」琥珀笑道：「鴛鴦丫頭要去了，平丫頭還饒他？你們看看，他沒吃兩個螃蟹，倒喝了一碟子醋了！」

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，聽如此奚落他，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，口內笑罵：「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兒！」琥珀也笑著，往旁邊一躲。平兒使空了，往前一撞，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。鳳姐正和鴛鴦嘲笑，不防嚇了一跳，「嚶啣」了一聲。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。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：「死娼婦！吃離了眼！混抹你娘的！」平兒忙趕過來，替他擦了，親自去端水。鴛鴦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纔是現報呢！」

賈母那邊聽見，一疊連聲問：「見了什麼了，這麼樂？告訴我們也笑笑。」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：「二奶奶來搶螃蟹吃，平兒惱了，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，主子奴才打架呢。」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，也笑起來。賈母笑道：「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，那小腿子，臍子，給他點子吃罷。」鴛鴦等笑著答應了，高聲的說道：「這滿桌子的腿子，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。」鳳姐笑著洗了臉，走來，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。

黛玉弱，不敢多吃，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。賈母一時也不吃了。大家都洗了手，也有看花的，也有弄水看魚的，遊玩了一回。王夫人因問賈母：「這裡風大，纔又吃了螃蟹，老太太還是回屋裡去歇歇罷。若高興，明日再來逛逛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正是呢。我怕你們高興，我走了，又怕掃了你們的興；既這麼說，俗們就都去罷。」回頭囑咐湘雲：「別讓你寶哥哥多吃了。」湘雲答應著。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：「你們兩個也別多吃了。那東西雖好吃，不是什麼好的，吃多了肚子疼。」二人忙應著，送出園外，仍舊回來，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。寶玉道：「也不用擺，俗們且做詩。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，酒菜都放著，也不必拘定坐位，有愛吃的去吃，大家散坐，豈不便宜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話極是。」湘雲道：「雖這麼說，還有別人。」因又命另擺一桌，揀了熟螃蟹來，請襲人、紫鵲、司棋、侍書、入畫、鶯兒、翠墨等一處共坐。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，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，只管隨意吃喝，等使喚再來。

湘雲便取了詩題，用針綰在牆上。眾人看了，都說新奇，只怕做不出來。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。寶玉道：「這纔是正理。我也最不喜限韻。」黛玉因不大吃酒，又不吃螃蟹，自命人撥了一個繡墩，倚欄坐著，拿著釣竿釣魚。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，玩了一回，俯在窗檻上，掐了桂蕊，扔在水面，引的那游魚浮上來喫。湘雲出一回神，又讓一回襲人等，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。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。迎春卻獨在花陰下，拿著個針兒穿茉莉花。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；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；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，自己也陪他喝兩口酒，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。

黛玉放下釣竿，走至座間，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，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。丫頭看見，知他要飲酒，忙著走上來斟。黛玉道：「你們只管去吃，讓我自己斟，纔有趣兒。」說著，便斟了半盞，看時，卻是黃酒。因說道：「我吃了一點子螃蟹，覺得心口微微的疼，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。」寶玉忙接道：「有燒酒。」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盞來。

黛玉也只吃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寶釵也走過來，另拿了一隻杯來，也飲了一口放下，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「憶菊」勾了，底下又贅一個「蘅」字。寶玉忙道：「好姐姐！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，你讓我做罷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好容易有了一首，你就忙的這樣。」黛玉也不說話，接過筆來，把第八個「問菊」勾了，接著把第一個「夢菊」也勾了，也贅上一個「瀟」字。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「訪菊」也勾了，也贅上一個「怡」字。探春起來看著道：「竟沒人作「簪菊」，讓我作。」又指著寶玉笑道：「纔宣過，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，你可要留神。」說著，只見湘雲走來，將第四第五「對菊」「供菊」一連兩個都勾了，也贅上一個「湘」字。探春道：「你也該起個號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，我又不住著，借了來也沒趣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方纔老太太說，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，叫做枕霞閣，難道不是你的？如今雖沒了，你到底是舊主人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有理。」寶玉不待湘雲動手，便代將「湘」字抹了，改了一個「霞」字。

沒有頓飯工夫，□二題已全，各自謄出來，都交與迎春。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，一併謄錄出來，某人作的，底下贅明某人的號。李紈等從頭看道：

憶菊

悵望西風抱悶思，蓼紅葦白斷腸時。空籬舊圃秋無跡，冷月清霜夢有知。
念空心隨歸雁遠，寥寥坐聽晚砧遲。誰憐我為黃花瘦？慰語重陽會有期。

訪菊

閑趁霜晴試一遊，酒杯藥盞莫淹留。霜前月下誰家種？檻外籬邊何處秋？
蠟屐遠來情得得，冷吟不盡興悠悠。黃花若解憐詩客，休負今朝掛杖頭。

種菊

攜鋤秋圃自移來，籬畔庭前處處栽。昨夜不期經雨活，今朝猶喜帶霜開。
冷吟秋色詩千首，醉酌寒香酒一杯。泉溉泥封勤護惜，好和井徑絕塵埃。

對菊

別圃移來賁比金，一叢淺淡一叢深。蕭疏籬畔科頭坐，清冷香中抱膝吟。
數去更無君傲世，看來惟有我知音。秋光荏苒休辜負，相對原宜惜寸陰。

供菊

彈琴酌酒喜堪儔，几案婷婷點綴幽。隔坐香分三徑露，拋書人對一枝秋。
霜清紙帳來新夢，圃冷斜陽憶舊遊。傲世也因同氣味，春風桃李未淹留。

詠菊

無賴詩魔昏曉侵，繞籬欹石自沉音。毫端蘊秀臨霜寫，口角噙香對月吟。
滿紙自憐題素怨，片言誰解訴秋心？一從陶令評章後，千古高風說到今。

畫菊

詩餘戲筆不知狂，豈是丹青費較量？聚葉潑成千點墨，攢花染出幾痕霜。
淡濃神會風前影，跳脫秋生腕底香。莫認東籬閒採掇，粘屏聊以慰重陽。

問菊

欲訊秋情眾莫知，喃喃負手叩東籬：孤標傲世偕誰隱？一樣開花為底遲？
圃露庭霜何寂寞？雁歸蛩病可相思？莫言舉世無談者，解語何妨話片時？

簪菊

瓶供籬栽日日忙，折來休認鏡中粧。長安公子因花癖，彭澤先生是酒狂。
短鬢冷沾三徑露，葛巾香染九秋霜。高情不入時人眼，拍手憑他笑路旁。

菊影

秋光疊疊復重重，潛度偷移三徑中。窗隔疏燈描遠近，籬篩破月鎖玲瓏。
寒芳留照魂應駐，霜印傳神夢也空。珍重暗香休踏碎，憑誰醉眼認朦朧？

菊夢

籬畔秋酣一覺清，和雲伴月不分明。登仙非慕莊生蝶，憶舊還尋陶令盟。
睡去依依隨雁斷，驚迴故故惱蛩鳴。醒時幽怨同誰訴？衰草寒煙無限情！

殘菊

露凝霜重漸傾欹，宴賞纔過小雪時。蒂有餘香金淡泊，枝無全葉翠離披。
半床落月蛩聲切，萬裡寒雲雁陣遲。明歲秋分知再會，暫時分手莫相思！

眾人看一首，讚一首，彼此稱揚不絕。李紈笑道：「等我從公評來。通篇看來，各人有各人的警句。今日公評：詠菊第一，問菊第二，菊夢第三。題目新，詩也新，立意更新了，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。然後簪菊，對菊，供菊，畫菊，憶菊次之。」

寶玉聽說，喜的拍手叫道：「極是！極公！」黛玉道：「我那個也不好，到底傷於纖巧些。」李紈道：「巧的卻好，不露堆砌生硬。」黛玉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頭一句好的是『圃冷斜陽憶舊遊』。這句背面傳粉。『拋書人對一枝秋』已經妙絕，將供菊說完，沒處再說，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，意思深遠！」李紈笑道：「固如此說，你的『口角噙香』一句，也敵得過了。」探春又道：「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。『秋無跡』，『夢有知』，把個『憶』字竟烘染出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『短鬢冷沾』，『葛巾香染』，也就把『簪菊』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有。」湘雲笑道：「『偕誰隱』，『為底遲』，真真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那麼著，像『科頭坐』，『抱膝吟』，竟一時也捨不得離了菊花，菊花有知，倒還怕膩煩了呢！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「這場我又落第了！難道『誰家種』，『何處秋』，『蠟屐遠來』，『冷吟不盡』，那都不是訪不成？『昨夜雨』，『今朝霜』，都不是種不成？——但恨敵不上『口角噙香對月吟』，『清冷香中抱膝吟』，『短鬢』，『葛巾』，『金淡泊』，『翠離披』，『秋無跡』，『夢有知』，這幾句罷了。」又道：「明日閒了，我一個人做出□二首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的也好；只是不及這幾句新雅就是了。」大家又評了一回，復又要了熟螃蟹來，就在大圓桌上吃了一回。

寶玉笑道：「今日持螯賞桂，亦不可無詩。我已吟成，誰還敢作？」說著，便忙洗了手，提筆寫出。眾人看道：

持螯更喜桂陰涼，潑醋攜薑興欲狂。饕餮王孫應有酒，橫行公子竟無腸！

臍間積冷饑忘忌，指上沾腥洗尚香。原為世人美口腹，坡仙曾笑一生忙。

黛玉笑道：「這樣的詩，一時要一百首也有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這會子才力已盡，不說不能作了，還褒貶人家！」黛玉聽了，也不答言，略一仰首微吟，提起筆來一揮，已有了一首。眾人看道：

鐵甲長戈死未忘，堆盤色相喜先嘗。螯封嫩玉雙雙滿，殼凸紅脂塊塊香。

多肉更憐卿八足，助情誰勸我千觴？對茲佳品酬佳節，桂拂清風菊帶霜。

寶玉看了，正喝采時，黛玉便一把撕了，命人燒去，因笑道：「我做的不及你的，我燒了罷；你那個很好，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，你留著他給人看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勉強了一首，未必好，寫出來取笑兒罷。」說著，也寫出來。大家看時，寫道：

桂靄桐陰坐舉觴，長安涎口盼重陽。眼前道路無經緯，皮裡春秋空黑黃。看到這裡，眾人不禁叫絕。寶玉道：「罵得痛快！我的詩也該燒了。」看底下道：

酒未漉腥還用菊，性防積冷定須薑。於今落釜成何益？月浦空餘禾黍香。

眾人看畢，都說：「這方是食蟹的絕唱！這些小題目，原要寓大意思，纔算是大才。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。」說著，只見平兒復進園來。

不知卻做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